

近「家」情怯

魯先銘

——還俗記之四

在太平洋開戰之前，大家都稱上海的租界為孤島天堂。這一塊蕪蕪的小地區，因為有錯綜複雜的國際關係，儘管日本軍再狠，却投鼠忌器，還不敢明目張膽的侵入。所以有這一段期間，在消極方面，作了我們避難的場所；在積極方面，也作過我們活動的基地。我並不是租界的頌仰者，我常常說：南京淪陷是新愁，而上海租界是舊恨，這是代表我對租界的看法。可是，這一次我却權宜運用，作了我逃亡的踏脚石。

白渡橋邊的寄生蟲

租界本在含糊納污的地方，長存在這一塊小小的十里洋場中的，因為接受了一點西洋文化，同時又受着帝國主義的掩護，狗仗人勢，盛氣凌人，這與漢奸所謂我是日本人的兒子與你是日本人的孫子之說，並無二致。我和老和尚一過了白渡橋，雖然立即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氣，却馬上被一批地痞宵小所包圍，彰明較著的伸手向我們要買路錢。我猜想：大概每天都有一批難民流入到這孤島天堂來，所以白渡橋變成了「望鄉臺」的

階沿坎，誰都得從這裏通過，於是乎便在這陰陽分界處，培育了一批寄生蟲。美其名來照顧你，為你安排宿舍之處；其實幾個人向你一湧，不說你是所攜帶的行李可能就少了一件；即便是你口袋的錢，也會乘機的被扒了去。

我們兩人都是和尚，而且只有一個極小的灰布包袱；在這批小流氓眼裏，照理說應當放過的。可是並不其然，一窩蜂的擁了上來，先從我的手裏將小包搶了過去，口中唸唸有詞的說：

「師傅們！我為你們找一個清靜的旅館，又便宜又安靜，還離廟子很近。」

「是離靜安寺很近麼？」守志師傅站住了，他揪着他那只有幾根的山羊鬍子，笑嘻嘻的問着。

靜安寺，說起廟子來並不算大叢林；可是在上海的名氣却響亮得嚇人。在公共租界中有一條主要的道路就叫做靜安寺路，簡直等於紐約的第五街。老和尚這一問，小流氓倒傻了，於是乎守志師傅拱了一拱手說：

「兄弟們！我們是過路的客人，借碼頭驛船

的，請包含一點兒吧！」

釋家行禮是應當合十的；而守志師却抱拳為禮，當然有他的名堂，就看他似伸非伸的三個手指，那批馬路英雄已經直是點頭散開了去，而那揹我包袱的那一位，也就雙手的撻了回來。

橋頭照例有一段引道，着裙子的蘇格蘭士兵，都駐守在橋面上；而引道上却只有中國籍的巡捕。巡捕這兩個字在下一輩的青年們也許非常的生疏；這是清廷治安部隊的一種名稱，租界都是始於清季，所以租界上的警察，沿習至今，還是叫做巡捕，而警察局則名之為巡捕房。

橋頭引道間既有巡捕，那些馬路英雄還能橫行麼？那只是睜着眼睛和閉着眼睛，或許是坐地分贓的。

不是「羊盤」坐車就走

經過引道而進入到大街上便有黃包車在等着。黃包車是東洋車的後身，而又是三輪車的始祖。天津稱之為膠皮，而上海則叫做黃包車；這成了這個都市間中產階級的主要交通工具。我和師

傳各人跳上了一輛，這種車是人力所拖拉的，除女客和小孩子以外，在當年的上海，根本不許兩個大人同乘，而且它的座位也沒有比現在的三輪那樣的寬。

我們沒有和黃包車伙價還價便跳上了車，這是「上海人」的派頭，拉到了地點，只要你付給他恰到好處的行情，便決不會發生爭執。我們和那批小流氓在橋頭引道上演的那一幕過場戲，早已看在黃包車伙的眼裏；知道我們並不是「羊盤」，所以我們一上車，便拉起就走。

「和尚師傅！到那塊？」那塊就是「那裏？」這是長江北部沿岸的俗語，上海的黃包車伙都是江北人。

「新開路」，我的車是領頭。

到此我才想到我在上海的家；這是我一位庶母曹太太的居處。從民國元年以迄當時，在那二十六年間，絲毫沒有變動。其間經過五四、五卅、盧永祥與孫傳芳之爭奪戰，以及革命軍的大業，由於與政局無關，所以我鈕家那一處據點，永遠在平易中存在。我自歐洲歸來，根本沒有來到上海，所以我不見上海的家已經有好幾年。也可以說我從小就沒有在那個家長住過，因為我並非庶出。

一 別數年近「家」情怯

上海的家，永遠是一成不變的，這是我具有信心的印象，何況南京保衛戰的前夕，前妻S便經由這個家而到南京去找我，到此只不過八個月，何致於會有所變遷？可是我所擔心的是庶母曹太夫人長於我三十有六，當年已是六十出頭的

老太太，風燭殘年，是否仍健在？我却不敢逆料，這便是我近家情怯的理由。

我帶着師傅是從後門灶間進入我上海的家；這也是依照上海的一般居家的習慣。後門是打開的，我是回家，當然不用着通報。

「你們找誰，就往裏面亂闖？」首先便受阻於老人家田喜。燈光很暗，又是兩個和尚，無怪乎他要來阻攔着。

「田喜！我是呀！」

「啊！二少爺回來啦！」

田喜那一股張惶失措的神情，和那大聲的喊叫，真是可以嚇壞人！這真是太出乎他的意外，所他是一把抓住我，想看清楚。

我沒有答理他，一拂他那拉住我僧衣的手，便衝上樓梯去；我知道曹太太的起居都在樓上，是很少下樓的。

樓上也是用一股感動來迎接着我，家中正在晚餐，除曹太夫人及舍妹先因之外，還有幾位長親在座。大家都異口同聲的說：

「先路！你沒有死呀呀！」

在爾後的一段很長的時間中，凡是親朋或同僚見到我，第一句都是這樣一句話。歷時八個月而沒有一點消息，日軍在南京大屠殺，為舉世所驚聞，所以我沒有死，反而成為意料的例外。

「我說先路這個孩子是不會橫死的，我們鈕家也從沒有做過一件缺德的事情。」曹太夫人向來對我是愛如己出，她撫摸着手這樣的說，同時我看見她的眼眶都紅了，這當然是喜淚縱橫。

「媽！」我這樣的叫着，我素以母禮尊之。

我說：「這就是我的命太苦，沒有進忠烈祠的份

兒！」

「不要瞎說，仗沒有打完呢？」

我不知道曹太夫人對我說那句話的意義，深刻的了解與否？可是一談到對日抗戰，不分男女老幼，凡是一個中國人，都一致的敵愾同仇心，這是抗戰勝利的最高原動力。抗日戰爭，決不是光靠我們軍人打勝的。

道德觀念最重氣節

我國的文化傳統的道德觀念，是最重氣節，反不一定大看重於事業的成敗。關公岳武穆，在中興的大業中都沒有成功，而後人則崇敬為軍聖。西洋人的觀念則不同，在同樣對日戰爭中，一九四一年十二月，日本襲擊珍珠港的前夕，英國為嚇阻日軍向南進的蠢動，也派兩艘大戰艦——威爾斯親王號與却敵號到星嘉坡去坐鎮。十二月八日，日軍發動全面攻勢後，除了襲擊珍珠港以及菲律賓以對付美軍外，同時在馬來半島的北部，泰國地區的宋卡登陸，以迂迴包圍馬來和星嘉坡。英方便出動了上述的這兩艘的戰艦，以期阻攔日軍，不幸的是在二小時和六十架魚雷機的攻擊下而宣告沉沒。那位英方的海軍司令官湯姆菲力浦中將，從容就義，終與艦共了存亡。當時經過本是相當的悲壯與沉着，可是爾後英國的戰史上，僅僅是記了這一筆賬，並沒有加以褒揚和頌揚，其原因是因為那一次是失敗的戰役，湯姆中將僅不過是盡了他自己的職責而已。

「人生自古誰無死？留取丹心照汗青！」文天祥之公忠體國，自為後代所崇敬；可是文天祥的事業並沒有成功，我們不以成敗論英雄，獨以

個人氣節爲重，這便是東西洋文化不同之點。

我無意在此討論一個歷史上的觀念問題；我是一個中國人，受的是中華文化的教育，我之偏重於個人氣節的觀念，自不待言。可是我却反對以個人的氣節爲主，而忽略了對國家的責任；所以我每次都提到過！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八德，是做人的最低的條件，並非最高的準繩。抗日戰爭雖終於是勝利了，可是國都却一度淪亡，我是守城的部隊，終生以未能與城共存亡爲遺憾！何況更是對不起我那五百之衆的一營同胞。

爲了我突然的歸來，全家人雖然都在飯桌上，但都停着筷子，問長問短，以想明瞭我這八個月的經歷。

「媽！妳們暫時少問一點好不好，我和師傅的肚子還餓着呢！我們從今天早上五點鐘之後，連一滴水都沒進過。」

「什麼？從早上五點到現在……」

真假和尚同樣吃葷

「田喜！田喜！」曹太夫人沒有再問下去，便一股勁兒在叫老人家田喜。田喜上來後，她老人家便吩咐馬上去做一兩樣素菜，以備守志師傅和我吃。

其實家裏開飯不久，並沒有吃到膳菜殘羹的程度，對我來說吧，只要添一雙筷子就夠了；因爲媽媽看見有老和尚在，而且她也是信佛的，所以她要老人家備點素菜來款待。

我倒沒有注意到這些，而守志師傅却感覺到了。他自己先開了口說：

「我也是吃葷的，用不着再去做法菜。」

「原來師傅也是假和尚？」

曹太夫人誤會了，以爲我既可以喬莊成和尚來逃出虎穴，那末那位吃葷的老和尚，也許是和我一樣，根本兩個人都不是真和尚。

「不，我是真和尚」。守志師毫不動聲色的答復着。

這一下却令我那位庶母，大大難爲情了。於是我不得不在傍補充着說：

「和尚也有吃葷和吃素的。信佛或做和尚與吃葷或吃素却無關。」

「鈕老太太！妳也信佛麼？」

「是的！師傅，阿彌陀佛！」曹太夫人還合掌恭敬的行了一個佛禮。

「那末我要稱妳施主了。施主！妳知道有一本叫做六祖談經的書麼？」

「我知道，但我看不懂。」庶母是一位舊式老太太，所受的教育並不太高深，而她的答覆，是非常的自然和誠懇。

「六祖談經上有說：以菜寄煮肉邊。佛教之要吃素，其目的是要清心寡慾，所以忌食葷腥。我已過了七十，孔夫子說：七十而從心所欲，不逾軌。我再不會因爲吃葷腥而引起出軌的慾望了。」

他這段話，真是使在坐的家人，無不爲之動容。所以我爲加強守志師傅的理論，我：

「聖人也說：五十非帛不煖，七十非肉不飽，我也反對沒有營養的素食。」

其實我錯了，到我也活到了今日的年齡，才知道素食真是有益於老年人的；血脂肪太高，是

年老最危險的事，可惜我當年並不懂。

「對的！大師傅，你還得保重身體，你是鈕家救命的大恩人。」曹太夫人附和着。

這口氣永遠難嚥下

「施主！我這個臭皮囊算得上什麼。早點滅度，是早點脫離苦海。妳家的公子却不同，妳問問他看，鬼子在南京殺死了多少中國人。這口氣，我們是嚥不下去的，那怕我雖是個出家人。」

敵軍在南京大屠殺，爲舉世所驚聞，我上海的家，雖只是一門婦孺，但恨鬼子之心則一，首先聽了老師傅這句話而流淚的，便是二家婦。接着小妹也低下頭去，不敢舉目來看人。

「優丫頭！二哥都活着回來了，妳們還哭什麼？阿因！去拿瓶三星白蘭地來，好好的爲他們慶祝一下。」庶母又轉眼向着師傅說：

「師傅！您既吃葷，大概也喝酒的吧！」

「前一輩的老人，只知道三星白蘭地是最好

的酒，根本不知還有所謂V.O或拿破崙。也喝一點兒，但請先給我一碗飯，墊墊底。」

真的老師傅也餓慘了。

那一夜，家裏將守志師安床在客廳裏睡，而我們一家人却又談到了天亮，我真是二十四個鐘頭，都沒有閉過眼睛。

據說家裏人因爲我八個月來都沒有一點消息，誰都斷定了我是死定了。二孀是個內向的悲觀性格，她說她會夢見我穿着一件血衣，這更增加了一家的哀傷。可是家裏母親總覺得不甘心，所以託了一位長親到名子評家華千里那裏去爲我去問

了一次卜卦。這大概是夏初時候的事情。

「先生！他問什麼？」韋千里問着我那位長

親。

「問問行人。」

「這個麼！請你放心，決不會死的。」

「可是他去打仗去了呀！已經有好幾個月都

沒有消息了呢！」

「您還不相信我的卦麼？」

韋千里有點兒火了，順手在桌子上取了一張

紙條，隨便的就寫了六個大字：

「此人秋後必歸。」

我的長親只好快快的走了。

卜卦算命心驚肉跳

我回到上海是陽曆八月十一日，據說正是陰曆立秋後的第三天。韋千里的卜卦，居然有那樣的靈，真是出人意外！爲了家裏人告訴了我這一段故事，我過了幾天，自己也上大慶里去請韋先生算了一次命。韋千里並不認識我，上次是卜卦，這次是算命，當然事前他也不知道我的生辰八字。當我報了生年月日時，他問我是批終身還是問流年？我本是帶着三分好奇心才去的，又何必要知道終身呢，所以我就只要求他問問流年，因爲兩種的價格不同，我也爲了省幾塊錢。

「阿呀！問流年麼？」他望望我那光頭。

「是的。」

「那末不死真算是命長！」

「我死了還會來請你算命嗎？」

「是你自己。」

「並未受人委託。」

「結婚沒有？」

「結了。」

「太太沒有死？」

「還活着在。」

「那末也得離婚。」

「但是到現在還沒有離。」

韋千里爲離婚的事，倒沒有太爭執，他又接

的問道：

「有孩子麼？」

「一男一女。」

「死了？」

「只死了一個。」

「或許過得去，那要看他自己的命了。」

「韋先生！你看我的命，那樣的苦麼？」

「你呀！先生，我是照命批命的，請你不要見怪。你在二十七歲以前，連椅子也不能留一條。」

以上的對話，是千真萬確的事，決非我現在來寫文章騙稿費，而故意的誇大其詞；我更沒有必爲韋千里作義務宣傳的必要。

最近看見報紙上的廣告，有韋千里來臺北掛牌的消息，可是我並沒有再去請教過他。不疑何卜？我自己早已算清楚了自己的命，正和聖人說的：五十而知天命也。

可是我當時聽到韋千里的說法，真是心驚肉跳。爾後也真是驗了，前S妻終於和我離了婚，只贖了一個長子則民，正如韋先生所說的：那要看他自己的命；除此以外在廿七歲以前，我真是連椅子也沒有留一條。我是穿着二空師兄借給我的僧衣而還俗的。

回到家的第二天，親戚朋友知道活着回來了，都來探望我，連左右的隣居也都一樣。（待續）

贈書

贈與中外雜誌讀者。請剪此券並附郵票三元寫明收書人地址、姓名、由本社寄贈黃正銘教授著戰時國際公法一冊。

美國讀者訂閱中外雜誌請就近向紐約陳偉先生接洽，支票抬頭請寫陳偉先生收，陳先生通訊處：

Mr. Chen Wai
60 First Ave. Apt. 15H
New York, N.Y. 10009

調整訂費啓事：中外雜誌自四卷一期（七月號）起訂閱全年訂費調整為柒拾元（原為陸拾元）半年叁拾陸元，零售每冊仍為陸元暫不加價，敬請讀者注意。